



“童家班”里的“领头雁”

●曹可凡

近日，著名主持人曹可凡在《文汇报》上刊发纪念文章《“童家班”琐记》，追思童氏兄弟姐妹，细数他们对京剧所作的特殊贡献，其中就包括 2 位上海盟员艺术家——“领头雁”童芷苓和“二哥”童寿苓。本版刊登文章节选，与盟员们一同缅怀先辈、体悟盟味。

人到中年，便渐渐明白，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近日检索“可凡倾听”近千期节目受访嘉宾，发现已有八十五位文化艺术大家驾鹤西行，其中包括周有光、王世襄、冯其庸、吴冠中、黄永玉……在 2025 年新年曙光到来之前，这份名单又增添了“杨子荣”童祥苓先生的名字。

数年前，我制作“可凡倾听”特别节目《童家班》，细数“童家班”成因与发展，以及对京剧所作特殊贡献。童祥苓与胞姐童芷苓乃京剧“童家班”核心人物。在中国近代戏曲史上，家族式戏班是一道独特风景线。提起家族戏班，首先想到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厉家班”和“童家班”。这两个以家族成员为主体的戏班，在京剧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过去素有“童家天下厉家班”之说。相比之下，以童佚苓、童寿苓、童芷苓、童葆苓、童祥苓兄弟姐妹五人为代表的“童家班”似乎更具传奇性，因为童家原本是书香门第，父亲童汉侠天津政法学院毕业，先后供职于军界与政界，母亲则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高材生，与邓颖超为同窗，与梨园界并无交集，因此，算是京剧界一个异数。

关于“童家班”，有这样一种生动的说法：童芷苓如同领头大雁，张开羽翼奋力前行；而童佚苓、童寿苓、童葆苓和童祥苓则是紧随其后的群雁，兄妹五人同心协力，翱翔长空。的确，作为一代坤伶翘楚，童芷苓无疑是“童家班”灵魂人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京



▲1960 年“童家班”合影（前排童汉侠、陈倩颖夫妇，中排左起张南云、童芷苓、李多芬、童葆苓，后排左起童祥苓、童佚苓、马彦祥、童寿苓）

剧名家林立，童芷苓凭《纺棉花》《大劈棺》脱颖而出，更以荀派戏独步天下却又绝不亦步亦趋。报人唐大郎在《关于童芷苓》一文中说：“童芷苓之聪明，尤在言慧珠之上。你别看她这个人，似门板实梗一扇，然而剔透玲珑，无人可及。其嗓音宽而甜，得天然之厚，即私底下闲谈，音调亦爽朗可听。”翁偶虹先生也称赞童芷苓“性格开朗，洞察时代气息，荀派之外，亦钦梅、程；传统之外，更喜新作”。连荀先生本人也感叹，自己这个不安分的学生，学荀，但只取荀的“肉”和“骨”，却输入童的“血”。荀先生对童芷苓这个爱徒极为看重，时刻关注其艺术实践，一旦发现有所偏差，便及时予以纠正。荀先生日记有如此记载：“借兰亭、舍予至‘黄金’，看童芷苓演《大劈棺》《纺棉花》二剧。《劈棺》失却戏意，信口开河，大说上海话之流言；《纺棉花》尤其，学四大名旦之短处变本加厉……”正是在恩师循循善诱之下，童芷苓不断完善演出剧目与表演风格，去芜存菁，并逐渐融入自身特点，独成一派风貌。

1946 年，童芷苓以梅之《凤还巢》、程之《锁麟囊》、荀之《红娘》和尚之《汉明妃》在上海天蟾舞台掀起一股“童旋风”，从而真正奠定自己在京剧界的地位。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芷苓请到剧作家陈西汀，将荀派代表剧目《红楼二尤》改成《尤三姐》，集中“童家班”所有力量，并充分发挥自我优势，此剧后来被搬上银幕，影响深远。芷苓晚年锐意改革，将传统骨子老戏演出诸多新意，梅派代表剧目《宇宙锋》“装疯”一折便是如此。曾经与“名丑”孙正阳先生聊到此剧，孙先生说：“按老戏演法赵艳蓉下台将青丝扯乱，服装再脱一袖子，台上的哑巴和花脸两人就得你来我往撑足时间。可是，就戏而言，松散拖沓，但芷苓演来别出心裁，她直接从上头拔出长簪，一绺水发顿时散乱开来，然而背对观众，将口红往脸上一抹，仿佛血痕一般，最后拉开尼龙搭袪，不着痕迹完成脱妆动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

除此之外，芷苓也涉足电影。她曾应黄佐临之邀加盟电影《夜店》，饰演“赛观音”，与石挥、周璇、张伐同场竞技。唐大郎在《童芷苓与周璇》一文中说：“《夜店》在舞台上，丹妮饰此角；今移诸银幕，佐临乃派与芷苓。芷苓初不喜此角，曰：赛观音为反派，演之将不得观众同情。特以受佐临命，不敢固辞，遂开始拍戏。芷苓之从业态度，乃为文坛人所信服，往往先众人而到，有时研求表情，则携剧本求正于丹妮，谦抑之怀，为任何明星所未有，佐临夫妇故深悦其人，桑弧亦极奖其气质之美，而言芷苓今日，更成大方家数矣。”遗憾的是，芷苓早在 1995 年便撒手人寰，斯人已去，我



▲1947 年“童家班”合影（前排左起童祥苓、童芷苓、童葆苓，后排左起童寿苓、童佚苓）

们只能通过昔日影像和亲人的追忆，来还原其璀璨而又曲折的一生。

二哥寿苓堪称芷苓的“保镖”。采访寿苓时，老人家已近百岁高龄，语速虽然缓慢，但思维依然清晰。他说，自己与妹妹分别以 12 岁与 10 岁的年龄进入当时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戏。但没完没了的耗膀子、撕腿、劈叉、毯子功令他难以招架，而戏校“打通堂”的陋习更让他感到愤懑不已，坚决要求退学。父亲不忍心儿子受苦，干脆把一双儿女都领了回来，还请教师来家教戏。芷苓成名后，投入荀慧生门下，寿苓则专门为妹妹配演小生，并拜姜妙香为师。他既是“童家班”早期主力演员，又是妹妹芷苓的“御用保镖”，还是“童家班”的首席评论员。每当芷苓外出巡演，寿苓寸步不离，以防不测。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时受到地痞流氓侵扰。他记得，有一回去北方演出不仅没拿到包银，还挨了一顿打；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巡警又逼着芷苓在车厢里演唱，寿苓据理力争，结果那些巡警恼羞成怒，用石灰水将衣箱里的行头恶意毁掉。他对弟弟祥苓则严格要求。我问他如何评价弟弟的表演与演唱，他只是说“还可以”。所以，祥苓说，“如果二哥夸奖我，简直天都掉下来了。”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童氏兄弟姐妹在舞台上演绎世相百态，悲欢离合，而他们自己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出耐人寻味的传奇。时过境迁，京剧艺术的最盛时期一去不返，像“童家班”和“厉家班”这样的家族戏班模式也不可能被复制，但他们的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孜孜以求的精神，以及他们奉行的以创新、改革为核心的理念，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岁月留声，余音未了。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启迪你我人生。

黄阿忠：一涂一抹总关情

2025 年 3 月 25 日，“黄阿忠：一涂一抹总关情”艺术大展于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正式开幕。作为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活化馆藏的重要展览，本次展览源于黄阿忠向中华艺术宫捐赠的 194 幅代表作品，涵盖其 1970 年代至今的油画、水墨、水彩等多媒介创作，完整记录了艺术家从“十二人画展”打破陈规开始到融贯中西的探索历程。

黄阿忠是上海现代美术史中的标志性人物，参与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演进过程，其艺术成就代表了海派精神。他的绘画语言直抒胸臆，成熟驾驭油画、水墨、水彩等多媒介创作，强调情感浸润与人性关照，探索出独特的中西艺术融合的艺术语言。

展览期间，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也将邀请艺术家与专业画家亲临现场，推出一系列教育活动与学术讲座，揭示海派文脉的传承密码，为观众带来“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的美育体验，为艺术藏品持续赋活赋能。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黄阿忠作品《静物·罐和台布》

把爱好赋能主业 借油画抒发情感



▲葛斐尔作品《为什么》

手，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拿起画笔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就有幸入围。此次比赛由国内外 5 位知名艺术评委经过 3 轮，历时 6 个月匿名投票产生结果。

葛斐尔，民盟市委青委会委员、宝山区第九届人大代表、民盟宝山区委青委会副主任、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执行馆长。

“穿宇航服的人就不应该出现在温度适宜和环境舒适的环境里。”葛斐尔想让观众一眼看出这幅画里存在的逻辑漏洞，所以作品的题目最终命名为《为什么》。她创作的动机是想表达，人类背负着各种负担，所以不得不随时保持警惕，即便置身于安逸的环境中也无法放松自己。

有一次，葛斐尔散步在上海徐汇滨江的时候，发现有些跑步的人，居然还戴着口罩，即使他们周围几乎没什么人，空气和环境也都特别好。葛斐尔随之产生了疑问：跑步者背负了什么负担，让他在环境优美的滨江和人迹稀少的早上也要戴口罩跑步呢？

但是直接画戴口罩的跑步者，未免太过直白了。所以，她作了个反向推导，用当下社会的热点元素且自己也关注的素材，把抽象的概念，用观众都能看明白的方式画出来。最终她选用了宇

航员身处舒适环境制造逻辑悖论：宇航服象征现代人无形的精神桎梏。钴蓝海水与红色沙发的冲突处理，正是她想传递的“甜酷”哲学：用治愈性视觉包裹社会性锐痛。

葛斐尔想让观众先被画面“颜值”吸引——节奏感的色彩、克制又灵动的笔触、现代构图都是“甜”的部分。但当你走近细看，宇航员与量子猫构成的“酷”内核才会浮现，它们代表着人类对未知压力和科技的敬畏。色彩平和是为了制造温柔陷阱，让犀利议题更易被接收，形成强烈的反差感。

约翰·莫尔绘画奖是 1957 年创办于英国的绘画奖项，是世界五大当代绘画比赛奖项之一。世界知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彼得·多依格，理查德·汉密尔顿等国际知名画家都曾从这个赛事中脱颖而出。

3 月 3 日起至 5 月 12 日，此次入围的 100 件中国作品在上海外滩久事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展出，展现中国当代绘画的多元生态与创新力量。有意思的是，每位走进展厅的观众都会收到一张投票卡，观众化身“特别艺术评委”，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公众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得到增强，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评价体系的一部分。

（民盟宝山区委）



慢下来，就像去看一朵开在秋天的蔷薇，一朵很慢很慢的蔷薇。深秋周末，久未碰面的闺蜜与我约下午茶，她定的地点，我问几点？她说两点，要么三点，随便吧！说完挂掉了电话。究竟几点，最终也没说定。三十年的交往，我们太了解彼此，谁都不会怀疑对方对“下午茶”这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下午一点，我从家里出发，地铁车程大约三十分种，再加步行路程十五分钟。是的，有点早，但我是一个“焦虑症患者”，我从不担心自己会迟到，因为我永远是那个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以上的人，我也永远会把路上一切可能导致迟到的因素算进提前量。我猜想，闺蜜之所以没有与我确定时间，她是不想让一个具体的时刻成为抽着我提早半小时到达的鞭子。在地铁上，我甚至有些怀疑，闺蜜究竟是体谅我，照顾我，还是对我从另一个角度的考验？或者叫测试？她是不是想了解一下，当约会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时候，我将给自己设定多少提前量，以此来判断我焦虑症的严重程度。

我是一个讲话语速快，走路步速快，吃饭咀嚼快，吞咽快，写字手速快、家务动作快、睡觉入眠也快的人。我总是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一切行动，甚至有时候，我怀疑我这么快，并不是要高效率地达成某个预设的目标，而是，我追求的只是“快”本身，倘若目标是结果，那么“快”就是通往结果的那个被我更为珍惜的过程。好吧，活着的目的并不是死亡这个终点，而是活的过程，我这么告诉自己，以应对时常面临的焦虑。“快”就是我享受生活的过程，这种让我几乎气喘吁吁的过程，令我在每一次瞥向手机屏幕看时间的瞬间心跳加速，是的，我在赶时间，尽管，时间并未催促我。

下地铁，我超过大部分步速正常的乘客，上电梯，站左边，在电梯自动上升的同时抬脚登梯以提高速度。这么说吧，正常成人的步速是每两秒钟走三步，那么一分钟就是九十步，而我，必须用一分钟完成两百步，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再次声明，我喜欢做那个最快的人，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争第一，而是因为快是我的生存方式。

出地铁站，开步行导航，以每分钟三百步的速度走向富民路上那家从未去过的咖啡馆。途中收到闺蜜微信：我有点事，到咖啡馆可能要三点过后。

这是一条阻止我如箭步伐的消息，手机屏幕上，步行导航图显示我离目的地还有五百米，而时间，离三点还有一个小时。忽然有种莫名的泄气，我的快意行进被无情打断。一个念头从飞速运转的头脑中闪出，我何不慢慢走？就当散步？

好吧，我想，我可以试试。于是放慢脚步，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缓慢节奏前移。这会儿，我想我正在以每分钟六十步的速度前行，比正常速度还要慢一些，似乎，这也很好，这让我有了观察周围景致的停顿时刻。路边鄞达克设计的历史保护建筑让我想象九十年前巨籁达路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扇小门、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爱尼泊尔餐厅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在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不而撞。

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头看，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渍，偏左绕道，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

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去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谁？慢会让人快的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人流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过来？

还是决定放弃慢走的尝试，重新调整步伐，以每分钟两百步的速度完成了最后三百米路途。我走进酒吧，看了一眼手机，三点还差三十五分钟。我想，当我找个位置坐下，点一杯咖啡，等候姗姗来迟的闺蜜。正四顾寻找合适的座位，忽见角落里的短发女人正向我招手，圆脸上的大眼睛笑成两条细缝。

倘若被裹挟是一种从善如流，那么我需要有慢下来的梦想吗？这么想的时候，我对我三十年的闺蜜说：在巨鹿路和富民路拐角处，有一朵开在秋天的蔷薇，等下我带你去看……

闺蜜笑起来：蔷薇不是春天开的吗？那它真是一朵很慢很慢的蔷薇啊！我也笑起来，尽管我知道，带她去看蔷薇的时候，我一定会走得很快很快，把她远远地抛在后面。

（作者系民盟金山区委员会盟员）

文博 添彩

1949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黄浦江畔的礼查饭店顶楼，最后一具产自曼彻斯特的铁质外壳电度表，在完成三十万次铝盘旋转后悄然停止，表盘玻璃内侧凝结的褐色水渍已模糊了刻度。当清晨的阳光穿透苏州河上的薄雾，抄表员发现它的指针永远定格在“7745.3”这个数字，仿佛为租界时代的电力传奇画下休止符。

一、光之诞生：蒸汽与电弧的交响（1879—1893）
1879 年，在乍浦路仓库昏黄的煤气灯下，毕晓浦调试蒸汽机的身影被放大投射在砖墙上。这位皇家电气工程师不会想到，他带来的直流发电机不仅点亮了中国的第一盏弧光灯，更在黄浦江畔埋下了工业文明的种子。当 10 马力蒸汽机喷出第一股白烟，飞轮带动电枢切割磁感线的瞬间，整个仓库被青白色的电弧照得如同白昼，围观的中国工匠下意识后退半步，有人手中的铜烟袋锅“当啷”坠地。也是在那一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呱呱坠地。

1882 年 7 月 26 日，外滩 15 盏路灯亮起的夜晚，手持防爆玻璃罩的英国技工需要每天拂晓前调整碳棒间距。这些消耗电极每小时缩短 2.54 厘米的弧光灯，用刺眼的白光撕裂了江面的黑暗，却也让租界工部局意识到：没有计量手段的电力供给就像没有罗盘的航船。直到 1893 年，工部局电力处的保险柜里还锁着三本账簿，里面用鹅毛笔记录着每盏路灯的碳棒消耗量——这是电力计量黎明前最后的原始账本。

二、青铜时代：电度表的东方之旅（1894—1910）
1894 年，中国首具费伦蒂电度表在上海南京路的商铺中安了家。这个重达 28 磅的装置，其蜗轮传动系统精妙如瑞士钟表。当英国工程师用改锥调整轴承的间隙时，红木柜台后的中国账房先生正用算盘计算：每度电 0.32 银元，足够让 40 盏亮度约等于 16 支烛光的电灯点亮一小时。黄包车夫们发现，那些装着旋转铝盘的神秘铁盒，正在改变商铺打样的时间。

1894 年入关的那批费伦蒂电度表，木箱上还沾着苏伊士运河的盐渍。在上海电力公司仓库里，技工们发现这些“会自己记账的铁匣子”内置着温度补偿装置——当黄梅天的湿气渗入铸铁外壳时，双金属片会悄然修正摩擦带来的误差。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外滩的洋行从 16 个国家源源不断的进口了 90 多个品牌、300 多种型号的电度表，来服务上海的电力系统。

三、三相纪元：工业脉搏的计量革命（1911—1949）
杨树浦电厂的三相电度表安装当日，德国西门子的工程师带来了特制扭矩扳手，因为在调节电流线圈与电压线圈的相位角时，他们需要确保在功率因数 0.8 时，铝盘转速误差不超过 1/120 转。江南造船厂的龙门吊车第一次升起时，总工程师盯着那具带红色指针的最大需量表，如果 15 分钟平均负荷突破 2000 千瓦，警报铃就会在配电室炸响。

1930 年代南京路上的霓虹灯箱，每个都在电表箱里藏着秘密。先施百货的旋转招牌每小时消耗 3.7 度电，其电度表的计度器齿轮经过特殊硬化处理，以承受 20000 次/昼夜的启停冲击。而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老板们学会在打烊后断开电压线圈，让那些过于“勤奋”的电表暂时沉睡——这种猫鼠游戏催生了首代防窃电技术：带铅封的电磁铁封印。

四、最后的铝盘：计量文明的进步（1949—2010）
当礼查饭店那具古董电表停转时，它的黄铜外壳上留着租界时代的七道验讫封漆。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这些刻着大英帝国鹰徽的计量器具将被封存在樟木箱里，而它们的铝盘终将停止旋转——就像百年前苏州河上的漕运帆船，完成了从蒸汽到电力的历史摆渡。那些曾经精确记录过文明脚步的齿轮与线圈，最终成为了丈量时间本质的标尺。历经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电力事业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2009 年，上海开启了智能电度表时代，人们再也不会被大清早电力抄表员的敲门声惊醒了。

在电能生活科普馆的展柜里，1905 年的费伦蒂电度表仍在静默诉说。当参观者俯身端详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花体数字时，展柜 LED 灯带投射出的冷光，正以 299792458 米/秒的速度，演绎着爱因斯坦在奇迹之年悟出的时空寓言——或许这就是历史的相对论：当我们凝视电表，电表也在凝视着时代。（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